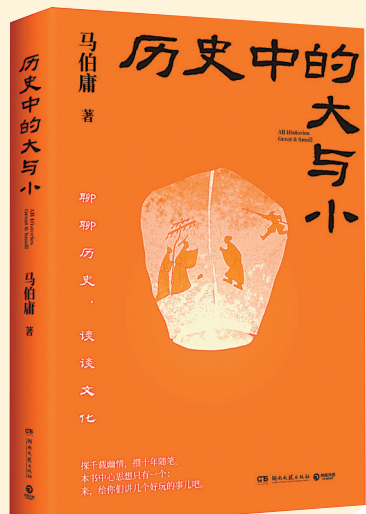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写我书



如果说我有什么品质让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话，那应该是无用的好奇心。

2020年的春夏之交，我从南京坐火车前往滁州。车子刚一开动，我便习惯性地打开手机导航，观察周围的地名——这是我多年的一个习惯，在旅途中邂逅一些有趣的小地名，略做欣赏，聊以打发时间。当车子开过浦口不远时，屏幕上赫然出现了一个名字，叫作“朱家山河”。

我霎时头皮一麻，要知道，南京是大明故都，这里居然叫朱家山河，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，莫非当地有什么明代重大遗迹？我赶紧正襟危坐，恭恭敬敬搜了一下，后发现误会了……原来当地有一座山，叫朱家山，下面流经一条河。所以，正确断句是“朱家山/河”，不是“朱家/山河”，我白激动了半天。

编者按 近日，马伯庸全新历史随笔集《历史中的大与小》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和中南博集天卷联合出版上市。该书收录马伯庸跨越十余年的14篇历史随笔，这些文章如同散落的路标，标记了作者从灵光一闪，到考据梳理，再到文学转化的全过程。

历史中的大与小

马伯庸

不过我又观察了一下，发现这条河的走向有点不自然，便搜索了一下当地政府网站的地质信息。果然，这里本有两条自然河，一条是连接滁河的北城圩古沟，一条是连接长江的黑水河。后经数百年的开凿与疏通，两河终于合二为一，形成一条滁河与长江之间的泄洪通道，如今是江苏省不可移动文物。

本来到这里，玩赏活动就结束了。可我放下手机的一瞬间，忽然脑海里跳出一个疑惑：等等，几百年的开凿？岂不是说，这项工程横跨了明、清两代？整条朱家山河也才18公里长、河面20米宽，这点工程量用得着修那么久吗？

我的好奇心又燃了起来，去翻找浦口当地的县志，最终锁定了确切的修建时间：这项水利工程从明成化十年（1474年）计划修建，一直到清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才竣工，前后四百一十年。好家伙，堪比大禹治水啊。那么，为什么会修这么久呢？我又翻检出《来安县志》和乾隆年间一位叫韩梦周的官员的记录，才算把过程拼凑出来。

原来负责开凿这条河的明、清两代历届官员，要么贪赃枉法，要么尸位素餐，要么敷衍塞责，要么官商勾结，导致工程时时停停，十次无疾而终，从明中期拖拖拉拉到了晚清——所谓“议而不行，或行而故谬”。直到吴长庆将军

重启工程，左宗棠接手其后，又得张之洞支持，三位当世人杰合力施为，才算把这条不起眼的小河彻底修完。这朱家山河，面子真是够大的，其中的荒诞与曲折，小说都写不出来。

完成这次小小的探索之后，我一抬头，火车已到滁州。我揉了揉发酸的手腕，随手把这桩小事发了一条微博，然后心满意足地下车去参观醉翁亭了。

我的朋友看到之后说：你打算写本小说？我说目前没计划。我的责编看到，说这题材写个非虚构也不错。我说没想过。一个记者在听完这个故事后，动情地写道：马老师笔耕不辍，时时刻刻都在搜集素材。我请她把这句删了，我没那么热爱工作，只是单纯好奇罢了。

即便探寻的结果没什么用处，但过程很有趣对不对？这个小故事，只是我这些年走南闯北的一个小小插曲，类似的经历还有太多。事实上，只要你对这个世界保持着好奇心，就会发现无论走到哪里，总有意外的惊喜。如果你除了好奇心，还具备了“勤快”这一品质，愿意把它们记录下来，那么这些发现就会慢慢沉淀下来，最终变成一本书。

就是诸位手里捧着的这一本。这是一本杂文集。注意啊，不是“杂文/集”，

而是“杂/文集”，里面收录的文章，都是过去十多年里我随手写的小文章，零碎不成体系，类型庞杂：有些是我陪孩子读书时的心得体会；有些是在旅途中偶遇的见闻经历；有些是在史料中挖掘到的有趣的故事，将之略做考据，重新叙述，算不得原创。

甚至连体例也未见统一。除了一些日常随笔，本书还收录了一部半的原创。一部是《敦煌英雄》，是一个电影的剧本。

半部是《肆意叮咛灭寇仇——记一位壬辰战争中的抗倭英雄》，这篇文章是史实重叙，源自我在知乎的一个回答。后来我以这个回答为题材，写了一个锦衣卫去日本的故事，被影视公司拿走直接拍成电视剧《日落东瀛》，但这个灵感来源，我觉得还是向大家分享一下。

这样的文集，说是史论吧，失之于浅陋粗疏；说是游记吧，夹议的部分往往多于夹叙；说是严肃原创吧，旁逸斜出的脑洞又太多；说是戏谑小品，又嫌太长。如果勉强说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，这些文章都没什么用，都诞生于某种不带功利、突如其来的好奇心，都是我在生活中一瞬间的兴致所至。写之前不知给谁看，写完以后也不知登在哪儿。

这些无处安放的闲笔，是我对这个世界依旧充满热爱的最好证据。

编者说



年终哨响，历时近四个月的湘超赛事终局谢幕，永州队逆袭夺冠。贺龙体育场内四万余名观众的欢呼呐喊，与三百公里外永州第二现场的人潮声浪，响彻三湘四水。14支球队，17个周末、98场对决，湘超第一赛季的热血与记忆，远不止于最后一场决赛。赛场内外，那些“吃得苦、霸得蛮、耐得烦”的奋勇拼搏，那些牵动整座城市的文旅热潮，那些关于每一位普通人的足球梦想，共同烹制了这道火辣滚烫的湘湖盛宴。赛事的余温未散，这场全民狂欢的动人瞬间，汇聚于《热辣湘超》（湖南人民出版社）一书。这部作品犹如一部立体档案，将湘超的“出圈”密码与湖湘大地的城市风情永久珍藏，等待读者随时翻阅，重温那份从初秋到深冬的热辣与激情。

让湘超的热辣记忆永久珍藏

潘凯

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出版行动。《热辣湘超》的诞生，本身就颇具传奇色彩。从10月9日编辑团队接到出版任务，到11月18日成书作为岳麓书会伴手礼亮相，短短四十天，完成了从策划、组稿、采写、编辑、设计到印制交付的全流程。这背后，是编创团队高效协同作战能力的集中体现。其出版过程本身，亦呼应了湘超赛场上的拼搏与高效。

一次超越赛事本身的叙事创新。《热辣湘超》并非一部赛事集锦或数据汇编，其独特之处在于，跳出了单一的体育报道框架，创新构建了“体育+文旅+青春”的叙事范式。全书分为“热土之上”“辣味来袭”“湘韵纷呈”“超越自我”四大篇章，结构清晰、层层递进。“热土之上”深度剖析湘超的“出圈”密码，溯源湖南足球的基因与土壤；“辣味来袭”聚焦赛场内外的热血和温情，真实讲述各类球员与各地球迷的动人故事；“湘韵纷呈”将镜头转向十四州市，展现各地如何借赛事舞台秀出文旅魅力；“超越自我”着眼未来，探讨湘超对湖南足球生态乃至全民健身事业的深远影响。这种全景式、多维度的描摹刻画，使《热辣湘超》具有了超越体育的社科观察与文化价值，揭示了湘超以足球为纽带，激活城市活力、展示地域文化、凝聚乡土认同的深层底色。

一部记录个体高光的故事合集。足球的本质是传递快乐，比宏大叙事更动人的，是无数鲜活个体的真实面孔。《热辣湘超》用细腻的笔触、客观的文字，将镜头对准赛场内外那些可爱可敬的人：为家乡荣誉重披战袍的退役老将，在学业与绿茵场间奔波逐梦的学生球员，默默守护赛事安全的保安、悉心照料球员的队医，以及看台上呐喊助威的万千球迷……他们的汗水、泪水、欢笑与坚守，共同构成了湘超最坚实的情感基底。书中这些真实故事，无需刻意渲染，便自然流淌出关于热爱、梦想、乡愁与集体的真挚情感。正是这些有血有肉的个体故事，让“热辣”二字超越了感官刺激，拥有了直抵人心的温暖内核，也让湘超精神得以具象化和传承彰显。

一种沉浸可感的阅读体验。作为一部图文纪实作品，《热辣湘超》在形式设计与阅读体验上极尽巧思，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协调统一。书中精选的90幅高清现场照片，从近3000张素材中脱颖而出，定格了无数经典瞬间；随文嵌入的25个赛事视频二维码，轻轻一扫，便能瞬间穿越回人声鼎沸的现场，实现了静态图文与动态影像的有机结合。装帧设计同样别具匠心，跨线裸背装订使书页得以完全平摊，完美呈现跨页大图的效果冲击；目录采用龙鳞装饰设计，于细节之处彰显湖湘韵味。从“登场”到“致谢”的14幅赛场瞬间，寓意十四州市球员共同完成一场“纸上比赛”；随书附赠的足球知识折页，与随机掉落的十四州市专属明信片，增加了互动性与收藏趣味；封底汇集各地球迷助威口号，宛如一幅浓缩的湖湘城市画卷。这些设计语言共同营造了一种沉浸式、可触摸、可观看的“立体阅读”体验，让读者不仅是在“读”一本书，更是在“感受”一段沸腾的时光。

比赛终会散场，回忆永不落幕。《热辣湘超》将不断涌现的赛事热点沉淀为可供长久品读的文化产品，既是一份献给所有湘超球员、球迷的诚挚厚礼，更是一部记录新时代湖南热辣生活与拼搏精神的动人交响。《热辣湘超》证明，最好的记录，永远源于最火热的生活，最动人的故事，永远由人民共同书写。属于湘超的热辣记忆，在这里芬芳馥郁，历久弥新。

（作者为《热辣湘超》编辑）

闲情

这是写给湘西的情书

龙迎春



编者按

近日，湘西作家龙迎春沉淀20余年的散文代表作《春山外：湘西三部曲》由花城出版社推出。散文集包括《春水满城花》《春山可望》《阿婆的春天》三部作品。在散文集中，作者以空灵笔调讲述故土和乡人。

2025年1月，我告别河北金山岭，驾车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返京。窗外草木枯黄，但笔记本电脑里躺着修改完成的“春山外”系列书稿，它们指向我故乡河山的意象，绿色的，湿润的，柔和而绵延不绝。

写作是一条真正的归乡路。在数以千计的日子里，我一次次地返回湘西，沿着河流与山谷，走在草木深林之间，走进古村寨寨。春天紫云英铺陈无际花海，随农人犁耙在泥土中翻滚；九月秋水长天一色，似宋人水墨，赤条条泥鳅一样滑溜的孩子们高高溅起水花，在阳光下直通我的澄澈童年。

我跟故里对话，与邻人交谈，见证手艺，被方言和苗语重新包围。我所倾听的一切故事，都胶合着生活与生存，而不是架空的田园和诗意。我所遇到的人物，大多被山野的粗粝包裹，有些甚至是与世隔绝的。在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，剥开一层层厚厚的琐碎日常，才得以在这微茫的尘世里，照见人本来的光辉，经由这光辉照耀的文化传统和匠人们所制作的器物，自有其陈列于世的意义，不应当随风飘逝或被尘埃湮没。

我希望搭建一座通向恒久、静谧和高贵心灵的桥梁，做一个连接者、一个将心比心的人，将湘西——甚至于我都陌生的乡人、手艺、处所、山水，从我的视角、以我的方式讲述出来。

这记录无关伟大，却是平凡而珍贵的纪念。素未谋面的封面设计师将《春山可望》里二十一位守艺人的名字一一列在封底，随山峦起伏，如稻浪滔滔，于我心有戚戚焉。

出于工作和生活的原由，我曾到访过一些地方，博斯普鲁斯海峡，莱茵河畔，塞纳河边，京都和首尔，伊斯坦布尔和威尼斯，伦敦和巴黎，卢塞恩和夏慕尼，布鲁塞尔和布拉格……仅仅惊鸿一瞥，已足以让我窥见文明的深远和世界的辽阔。

我走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，世界并不知悉我。但我知道，我是从故乡的土壤里长出来的，我带着满身的故乡气息在世间行走，来路的泥泞和未知的无限使我对一切充满敬畏，个人的偏狭和傲慢被克制。

我被故乡和外面的世界同时照拂。天地大美，人微如蚁。但渺小的微光也可以照见岁月，看到历史长河的璀璨，文明的伟大和无与伦比。看到人间那些高高低低的道路，那些跌跌撞撞的生命磕碰；那些背着人的掩面而泣或长歌当哭，那些本该消退却从未离去的欢笑，那些苦旅中万千一二的蜜汁。

那些光在花瓣上流淌的路径、虫子叮咬的痕迹，鸟鸣声声、旧墙斑驳。我和故乡，和世界，和往昔及可能的未来，在一起。在漫长的孤独写作中，我偶尔会想，我的书究竟是写给谁看的？如果是写给故乡的人们，比如在我书中出现过的同学、朋友，我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让他们不觉得有隔阂？当我提及故乡风物，提及我们同样经历和感受过的生活场景，比如挤在小四轮上赶集、簇拥在一起吃酸萝卜，以及在凤凰或吉首的街上，如何从一两个人，边走边招呼着不断壮大，直至成为十几个人的欢聚。他们看完后会不会说“都是扯淡”？

又或者是写给那些如我一样的旅人？从小镇或乡村外出求学，而后在都市谋生，一边在钢筋水泥里寻找自己，结婚生子，教养后代；一边怀抱着乡愁，永念故里的宁馨。我们在一间又一间家乡风味的食肆里寻求舌尖的慰藉，心里却不无伤感，知道自己跟故乡之间，是一场再也回不去的告别。

其实无法设定读者，如同在生命里，我们无法预测会与什么相遇。这是写给湘西的情书，也是写给亲人的无法抵达的信札。在湘西，我们管奶奶叫“婆”，小孩子会添一个字，叫“阿婆”。我一岁多就由婆带着，直到上大学，才跟她告别，随后永诀。她自己几乎没过一天好日子，却在我儿时给了我源源不竭的爱和包容。因为爱的富足，才使得我这一生，即便在最艰难的境遇里也能保持足够的信心与勇气。

每年春天，回到故乡隔着泥土和婆说话，成了我最私隐的告白。将自己的内心袒露人前是需要勇气的，但是弥足珍贵，能对有情人言说一二，何其幸运。

题马观书

在故事中，与寒冷和解

张艳阳

小寒节气的到来，也标志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时期即将来临，走出家门迎来的是刺骨寒风，枯黄的树叶摇摇欲坠，连平时活泼的小动物都难觅踪影。在这个冬日里，幸好，我们还有书，能带我们抵达温暖的地方——那是由故事构筑的精神壁炉。

在极寒中，触摸生命的温度

“太阳未出时，全世界都像一个梦，唯有月亮是真实的；太阳出来后，全世界都真实了，唯有月亮像一个梦。”

李娟的《冬牧场》主要记录了她2010年的冬天，跟随哈萨克族牧民居麻一家，进入新疆阿勒泰地区南戈壁荒漠的冬牧场，度过三个多月真实的荒野生活的经历。书中没有多么华丽的辞藻，李娟用灵动而幽默的写作，将艰辛、荒寂的游牧生活写得生机盎然。她在文中描写了自己在沙漠中跋涉寻找羊群，在漆黑的冬夜里围坐在昏暗的“地窝子”里喝奶茶，以及与牧民一家及他们的猫猫建立起深厚的情谊，有着对生命本身细致地观察与尊重。

藏在风雪中的青春情书

“你好吗？我很好。”这句简单的问候在《情书》的故事结尾蕴含着千钧之力。那些悄悄藏在书卡背面的素描，那个在图书馆窗旁看书的少年，构成了青春最动人的注脚。

若井俊二的经典小说《情书》，从一个同名同姓的误会开始，逐渐揭开一段深埋多年却从未褪色的纯真暗恋故事。这部作品不仅是一个爱情故事，更是对青春、记忆与成长的诗意探索。作者若井俊二的文字中充满了电影镜头感，雪景、图书馆、随风飘动的窗帘……每一个场景都如同一幅唯美的画，构筑了一个纯净的青春梦境。

在林海草原中，感受文明的篝火

“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，我有九十岁了。雨雪看老了我，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。”

迟子建的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以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为口吻，讲述了这个弱小民族在额尔古纳河右岸，与驯鹿相依为命的故事。

作者以沉静婉转的笔调，构建了一个与自然万物通灵的神奇世界。故事中既有部落的迁徙、爱情的萌生与消亡，也有神秘的仪式和无法抗拒的悲剧。合上书页，窗外城市的霓虹突然显得陌生。书里的故事时刻提醒着读者，这不仅是一个民族的传奇，更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。

徒步千里的心灵解冻

在行走中，哈罗德回忆着与妻子英琳的隔阂、与儿子戴维的往事，每一步都在解开内心的枷锁。蕾秋·乔伊斯的代表作《一个人的朝圣》以细腻的心理描写，展现了一个普通人如何通过最朴素的方式，完成自我救赎。

这本书讲述了退休老人哈罗德·弗莱，在收到一封罹患癌症的老友奎妮的告别信后，怀着一个“只要我走，她就能活下去”的朴素信念，毫无准备地踏上了徒步穿越英格兰的漫长旅程。作者细腻地刻画了一个普通人如何用最笨拙的方式，一步步走出生活的泥沼与情感的寒冬。这本书温柔而充满力量，能让读者感受到即使人生已进入冬季，仍然存在重新开始的可能。

